

新書

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

漢雒陽賈誼著



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

故不能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

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爲可也
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
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
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
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下富
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業朴順而樂從
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少斟有耳大數旣得
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主數爽其有凶
饑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雜豈可豫知故
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
愛子者也旣以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
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鏤鄣
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
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
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
奉法畏令聽從必願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

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

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

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
卑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

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旣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循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祗卑尊以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王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又足以行逆雖今冠處女勿謂

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賁有仇讐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宜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而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事畜亂宿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乎

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

且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微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奈何

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

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燒
燒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
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逞俄而東西
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
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
疆周行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
衛侯更其名曰燭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
空名弗使踰焉

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刈麥宓子弗聽季孫聞
之怒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
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
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
曰使宓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
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
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
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

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
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口耳慮念非顧行也
今其甚者到大父矣則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盜者
慮探柱下之金掇寢尸之簾撻兩廟之器白晝大都
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
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
其餘猖獗而趨之者乃豕羊駘而逞是類管子謂四
維不張者與竊爲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
耳目以爲是特適然耳

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
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
官耳驕耻偏而爲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政行爲狗
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
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
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
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

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
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

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
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
困貧而不足也

大國包小國而爲境小國闊大國而爲都小大駁蹀
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經至無狀也以藩國資
疆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
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上海而
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故也上之所得者
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

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
邪未獲耳富人不得貸貧民且饑天時不收請賣宅鬻
子旣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
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
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

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
苦甚矣中地左戌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饟至難矣斥
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勾
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甚難臣故曰

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

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踔之駁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

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
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聚
衆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
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齧其骨故法未畢通也
遠方而能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試而尚之

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廩

廩也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
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
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
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
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
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
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

爲胎也細若鼯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

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槁之濟濟辟王左右超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紮吁嗟乎

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紮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歎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殺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賞羞殺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

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
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
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
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里得矣逮至德渥澤
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燼物時熟民心不挾詐
賊氣脉淳化櫻齧搏擊之獸鮮毒蠱猛刃之虫蜜毒
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
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逞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
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
龍之神也其惟茲能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
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
在小不寶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
昏卒不妄饒裕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
此之謂有威儀

人主太淺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傳之道旣美其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

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僨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僨什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咸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故先醒者也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

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間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

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
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
慎也

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
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鏃而反修之於已君國子民者
反求之已而君道備矣

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
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隣里之聞窮巷之知
者獨何與然則舜僂俛而加志我儻慢而弗省耳

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奮冒楚
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旣遇老聃靈若
慈父鴈行避景夔立弛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
饑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
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跖而無千里之
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
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

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
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

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
疊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
物也

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
之謂民無不爲本也

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
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

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
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及民之罪而重之不滅

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
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
之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
此而已矣

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
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乎戒之
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
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
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

易言易行以爲身災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譬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譬其猶以弧林鳥也雖久弗得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

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譎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爲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

而身專其美矣

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毋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徇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疆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

粥子對文王

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

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

粥子對武王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

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有焉

單襄公告魯成公曰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

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日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郟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郟伯之語犯郟叔訐郟季伐犯則凌人訐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

黃帝曰日中必熒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

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故此一豫讓也及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隼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

法言

漢成都楊雄著

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錯焉攸用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裸羸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弄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

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意說焉一闕

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
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
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逞不逞非其居不
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
也哉猶水而已矣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
者歟

駟驥之馬亦驥之乘也駟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

夫畫也類類之黨甚於鷄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或曰荷頰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于顏其餒矣曰彼以
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或曰
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
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
外

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劔客論曰劔可以
愛身曰徃行使人多禮乎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

也書惡淫辭之漏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問公孫龍詭辭萬數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梳革爲鞫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剝施也况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

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崕之蹊不可勝由矣何牆之戶不可勝入矣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

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其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

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
之爲旻蒙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邪郭也
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觀
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爲也
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
貨而後市脩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
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
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

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日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
必矇熒鳧曠枯糟孳曠沈槲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
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
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
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
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惜乎衣
未成而轉爲裳也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隸乎善贖

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

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闔然不
覩牆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
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
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堯
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霜項漸襟堯舜乎銜玉而賈
石者其狙詐也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
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

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膈臙也歟

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

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

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嘗嘗

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

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

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

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

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

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揄
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嗑嗑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
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
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
子德名爲幾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
名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
京師豈其卿豈其卿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鷦明遴集食其潔者矣鳳鳥

蹒蹒匪堯之庭亨龍潛升其貞利乎

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如庸行翳路衝衝
而活君子不貴也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蜀莊沉冥
蜀莊之才之琢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
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琢莊
也居難爲也不慕由卽夷矣何冕欲之有

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
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
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

也

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譏諂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己也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傳尸鳩其累矣夫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狙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

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而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盍摧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

卜式之云不亦匡乎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
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
致蕭韶矣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
貂狐不亦燠乎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
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
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
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
亦弘矣

或問孔子知其道道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

世君子曰賈如是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
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耻能言
之顛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
如單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
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
聖人之言遠如天贖人之言近如地瓏靈其聲者其
質玉乎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

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逝於日乎
形弓驢矢不爲有矣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
斯矣

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侯倨肆羈角之
哺果而啗之奚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見弓之
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
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
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
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

次鳥獸草木也

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
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
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聖人
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
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聒
吾則無以見聖人矣

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
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雛也化其可以

已矣哉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刑覲德則純覲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以哉

雌之不才其卵蝦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或曰載使子草律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甌柔則坯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

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妣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讎僞者必假真禹乎

盧乎終始乎

或問子胥種蠶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種蠶不疆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至蠶策種而遁肥矣哉

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或問秦楚旣爲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曰天胙先德而隕明忒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

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疆闕震撲胎
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况於民乎况
於鬼神乎廢未速也

或問淳于越曰伎曲曰始皇方虎捩而梟磔噬士猶
腊肉也越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仕無妄之國
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
矣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蔡生
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辯歟曰生捨其
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焦逆訐而順守之雖

辯劇虎牙矣

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
抵曰巖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巖况拊鍵乎

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鷲翰也曰
然則子貢不爲歟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富
貴儀秦耻諸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
風之絜王子貢之介斯名卿矣將曰若條侯之守長
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

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與尸血刃皆所不爲也
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諸不窮正諫穢德
應諸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
談達惡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
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
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
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
或問李仲元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

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
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
力也歟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
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
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
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
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
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
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君子好人之

好而忘已之好小人好已之好而忘人之好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

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

或曰食如噎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

半通之銅亦泰矣

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猋猋未至也或曰誦誦北夷被我純績帶我金犀琺瑯寧鋤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藩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朱厓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君人者務在殷民阜

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
粢也晏也享于鬼神不亦饗乎

潛夫論

漢安定王符著

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
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
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

昔倕之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
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
不能也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倕
也是倕以心來制規矩造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幾於

倅矣

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

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已也不知其穢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

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爲重無所用不可以爲輕處隸圉不足以爲耻撫四海不足以爲榮况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

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貞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絲棼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

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

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爲罪又况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爲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

予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絀白公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脩能於楚龐涓

自魏變免誘以刑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旣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爲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嚮縲

繼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
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
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
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
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群賢功成名遂或爵侯
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東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
猶有若此則又况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
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
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僂聲而已矣

觀其論也非能本閨闈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
以面譽我者爲智諂諛已者爲仁處姦利者爲行竊
祿位者爲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
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衍所以
自沈於滄海者也

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
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
逐豨者聞司原之譟之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
衆則及輟已之逐而逞伏焉遇夫俗惡之豨司原喜

而自以獲白瑞珠禽也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豕俛
仰嚙呿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珠之居無何烈嵐興而
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逐駭懼直聲出乃知是
家之艾豨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
舜曰予爲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國之道勸之
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
之好隱賢也旣患其正義以繩已矣又耻居上位而
明不及下尹其識而策不出於已是以郄宛得歿而
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讒耿壽建常平而嚴

延妬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抹其功由此觀之處
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恃舊寵
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
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皦而終不得遇者也

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
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
試故得然也

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愼則勲力者懈
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

之計猶有若此則又况乎群臣總猥治公事者哉
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譁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
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

常觀上記近古以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
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
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
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
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
於版蕩

夫生飭秬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
爲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
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
佞闖茸讒諛言者此其將亡之徵老子曰夫唯病病
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葉是故養壽之士
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
永也

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
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

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鏃而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况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

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臯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躅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

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祁奚之爲大夫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真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烈士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

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

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爲佞而位者尚直若彼今夫烈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遠矣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

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

正性勝則遂重已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惕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慙

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朋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笑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取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爲譏此非其實之効夫說梁飢食肉有好於面因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於

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疆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

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駝問駝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成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

猶是也

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也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旣無猷有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耻也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

凡敢爲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

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
公之廉直孰能不爲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
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適勸姦耳

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群臣群臣之姦邪者固必伏
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鬻拳李離孰肯刑身以
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興瓜議裘無時
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寃
結而信理此天之正理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

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歛怨以爲德先
帝制法論衷刺刃者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
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
况成罪乎

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
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吏者
一人之日廢十萬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一事二人獲
餉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
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

夫制法之意若爲藩籬溝塹以有防矣擇禽獸之尤可
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其原少君事雖
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治塞
其原則姦宄絕施其術則遠近治

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
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已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
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執
轡於右此齊騶馬傳所以沈胡公於貝水宋羊叔犇
所以弊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御也是故陳恒執簡

公於徐州李兌害王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
轡策也

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
土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
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
亡而不辭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
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
耻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
父不能以必其子

饒士處世但患無典爾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疆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之斷已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此亦陪克闕茸無里之爾

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惑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

農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相况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卽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疆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曰炊

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
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
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
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已無慘怛冤痛
故端坐相仍又不明脩禦之備陶陶閒澹卧委天聽
羌獨逞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詣闕諧辭禮謝
退去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
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
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

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度曰式
臧覆出爲惡徊徊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
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况百萬之衆號哭泣
感天心乎

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
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易將厲也誠宜
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逃破壞之如寬假日月蓄
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
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背見實而更爭言也是以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矣夫良將脩已之備無恃於人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

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耻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耻已之身而有相侵况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况含血之人已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况滅沒之民百萬乎

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群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寄其身者各取一闕故常其言不可久行其業不可久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

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今邊郡多害而役劇動入禍門不爲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羌北虜必生闕欲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

豈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彊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蚩蚩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

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旣厭不我告猶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隨時險易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願索隱

鉤深致遠者矣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

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誤莫甚焉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卽不推其本祖諸音而可卽呼鳥爲魚可內之水乎呼魚爲鳥可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爲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王也

號延神而亟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

其祀民不卽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
亡聽於神楚昭不禳雲宋景不移咎子產距禪竈邾
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已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
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隋侯宮之奇
說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

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
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
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
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地膏壤雖

肥弗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
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
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
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厮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
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雖忱斯性命之質德行
之招叅錯授不易者也

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懵懵冒名也故亦
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况於
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

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
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禁而已也時有禎祥焉
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其封夫
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爲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
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
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
不能連類傳觀故其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
之過也

今夫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戈爲賊
伐爲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人也
非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舜伐何如弗得俱
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贖哉且夫堯舜之德譬猶偶燭
之施明于幽室也前燭卽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
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
聖相德而致太平之功也

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疆難

是故贖人君子旣憂民亦爲身作夫蓋滿於上沾漚
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厭患故大屋移頽則下之人不

待告令各爭其枉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爲也易
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女揭幡
而激王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
理人之情也

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
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
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
無故自廢踈矣漸踈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

務黨而忘之夫以逾踈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
貴此谷風所爲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

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
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
此則又况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
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
松栢之後凋也隘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侯羸豫讓
出身以報恩鱗諸荆軻奮命以效用故死可爲也處

之難爾龐助敦貂一旦見收亦立爲義報况累舊

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

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爲死是

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手推極

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

老相全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矣

故曰鷦鷯群游終日不休亂舉聚時不離蒿郊鴻鵠

高飛雙別乖離通千達萬志在陂池鸞鳳翱翔黃歷

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飄時抑揚以從容

意猶未得喑喑然長鳴蹙蹙振翼陵朱雲薄斗極呼

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嗷嗷如也三者殊務各

安所爲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

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

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

夫忠言所以爲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爲治也不

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於

君非臣下之所能爲也是故聖人求之於已不已責

下

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
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
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爲
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
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
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
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
言者又稱閭閻言唯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

嗚呼哀哉

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
者兩譽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所
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
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
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

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爲之慘
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怠之事無不爲之惻怛驚
而逃救之者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悞目之交未

恩未德非貧非貴而猶若此則又况於北面稱臣被
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
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言而
身敗爾

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慙之不治也堯
舜恭已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騫而不足勢亂也
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濶度而
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
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

任也夫術之爲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
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爲勢也健悍以大
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
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
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
治而成其功

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馬蓬中擢自照矣雖
爲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耳孔子曰時乘六龍以
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條
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癘疴病夭昏
扎瘡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
則民多病因有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
有其使變化乃成

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惟治所
爲方圓薄厚隨鑄制爾

申鑒

漢潁川荀悅著

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瀉壞則世傾雖
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
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
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以善雖使
尚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
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

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密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

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民爲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

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逞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之時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

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

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應於鈞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便

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踈則放志閑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

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灾矣苟高人則必

損之灾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灾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灾也

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之本也

或曰三皇民致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奚惟性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夫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况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若亂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位競大撓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

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

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日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三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或問卜筮曰德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曰時群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焦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行若君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爲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僊僊桂菴產乎異俗就有僊人亦殊顛矣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否則不宣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疾生

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

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
或問黃白之僞曰傳毅論之當也燔埴爲瓦則可爍
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歛犬羊之肉
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
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
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夏商
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
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側景之
鏡亡鑒矣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闔清淨孽孽不生
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遠藥之不中
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
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
至乎曰未也湯禱桀林紆遷于繹景祠于旱可謂愛
民矣

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
岐路所通逼者然也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
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
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爲損損
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
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
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此知伸
爲屈屈爲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

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
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
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
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
忠臣置之

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
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
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
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

無塞之塞其甚矣夫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咲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之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可謂難矣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衛武箴戒於朝勾踐懸膽於坐厲矣哉

寵妻愛妾罪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鈞弋不幸不憂殤非災而何若慎夫人

之知班婕妤之賢明德皇后之德邵矣哉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爲上也諛所以自爲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審乎所謂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

重譚而獻珠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于龍風從于虎鳳儀于韶麟集于孔應也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真

先氏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川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遵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紉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

盛矣其正不若約

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穿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

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耻欲比於下故知足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况其爲慝乎固陋斯安况其爲侈乎是謂有檢

中論

漢北海徐幹著

民之初載其朦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

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
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
明而發乎物類也

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
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
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
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蕭蕭兔且施於中林處獨也之謂
禍敗之由也則有媒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
首於碁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

生弑於嘗鼃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
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

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雙
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昭亂蓬
罷以旣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衣子展以草蟲昌族
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
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
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
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

望也

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
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瞶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
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

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
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
哀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逞而不在於懷來喜語
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
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
事

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
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
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旣純而知仁德之可
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
哉

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者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其昇
正之寒黃蘆之萌以此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
脩德始乎筭州終乎鮪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
升元享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
蓋人大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而

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肯爲也
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
術吾有術誰信之歟

道之於人也甚簡且易耳其脩之也非若採金攻玉
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
而邁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
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
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
何遑不遂至德之榮何遑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

亦將至之云耳

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
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
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

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
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
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
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

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

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已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

謂壅怨已之謂通

小人耻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耻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

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屨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瞶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

我可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

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世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色顏動乎身體然

後可以發近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闔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

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鷓鴣鳥之欺孺子也鷓鴣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跼膝跪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

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
非達之達者也

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瘠人無藝則不
能成其德故謂之野

故恭恪庶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
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
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

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
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鴟之好鳴鐸之喧

譁哉

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
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
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
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
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易曰豐亨無
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
人之所務也

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
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
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
時屈道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
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
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
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
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
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

言託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
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
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
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
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
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
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
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
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

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

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曆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曠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

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

天道迂濶闇昧難明聖人取大畧以爲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隕霜秋或雨雪冬或無冰豈復以爲難

哉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子胥已知其必然而樂爲焉天何罪焉

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

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

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亂旣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野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不仁之故也

昔齊桓公從管仲而安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紂違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所違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敗事或似順

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

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福者

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其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

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鱉遽伯玉史鮪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羈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官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賢者之爲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

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

且葬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

麤穢暴虐馨香不登讒邪在側佞媚克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鍾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餓死草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滌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

天生烝民其性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當

賞者不賞當罰者不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

賞罰不可以踈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踈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忠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

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顏氏家訓

北齊瑯琊顏之推著

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鬪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

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踈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讐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笞怒廢於家則監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饜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

蠹矣

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修也

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修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鑿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鑿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昨筆

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

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鞘強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聖賢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辨但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刑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

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
言而奸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
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
求之無不利於事也

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
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
民間其造居不必知楣橫而椽豎也問其爲田不必
知稷早而黍遲也

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
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
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畧蒼雅
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
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
此况異代各人乎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
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
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
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

陶治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傷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虫鄙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以來家有犇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蚩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圻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

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
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
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

北回事親別舅摘涓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栢山
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
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懼榮
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
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
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
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
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
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
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城賢於析衝
之將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
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

彼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于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

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

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衆矣夫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栢皆茂惑矣

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

節費開畧有術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

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

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游說之儔也

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闔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况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高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臯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讐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

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
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
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
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
內前賢所戒也稽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
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禍徃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
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
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
子不咎也

凡人之性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
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安乍極所周管維所屬
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
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
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
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

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
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貳萬斛船
皆實驗也

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
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
莊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
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終禍報爲患而儻值福
徵便可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
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
去聖旣遠世傳述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
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
多忌亦無益也

商子

秦衛人公孫鞅著

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
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求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
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
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
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
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
上而以求遷乎

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

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螞蚋蠅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螞蚋蠅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

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

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

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敵者必王

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

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

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
與利並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
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
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
而下失天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
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
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
故曰名利之所奏則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
功名者數也

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脩而功寡故事詩書談
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
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民用則民剽而易
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者加
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
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
士資在於身故天子一宅而環身資民資重於身而
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
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

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

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脩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爲察務歸心於一而已矣

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強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治亂之謂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貨財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強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爲已用矣

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王者之政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

漢書書選 卷三
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

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

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民地作矣

故善治者使跖可忠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勢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

姦雖伯夷可疑也

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

黃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騏驎駃騠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能羆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

故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

漢委書選
卷三
王也

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
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
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
民徒可以得利而爲之者今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
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
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爲之
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故農
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民弱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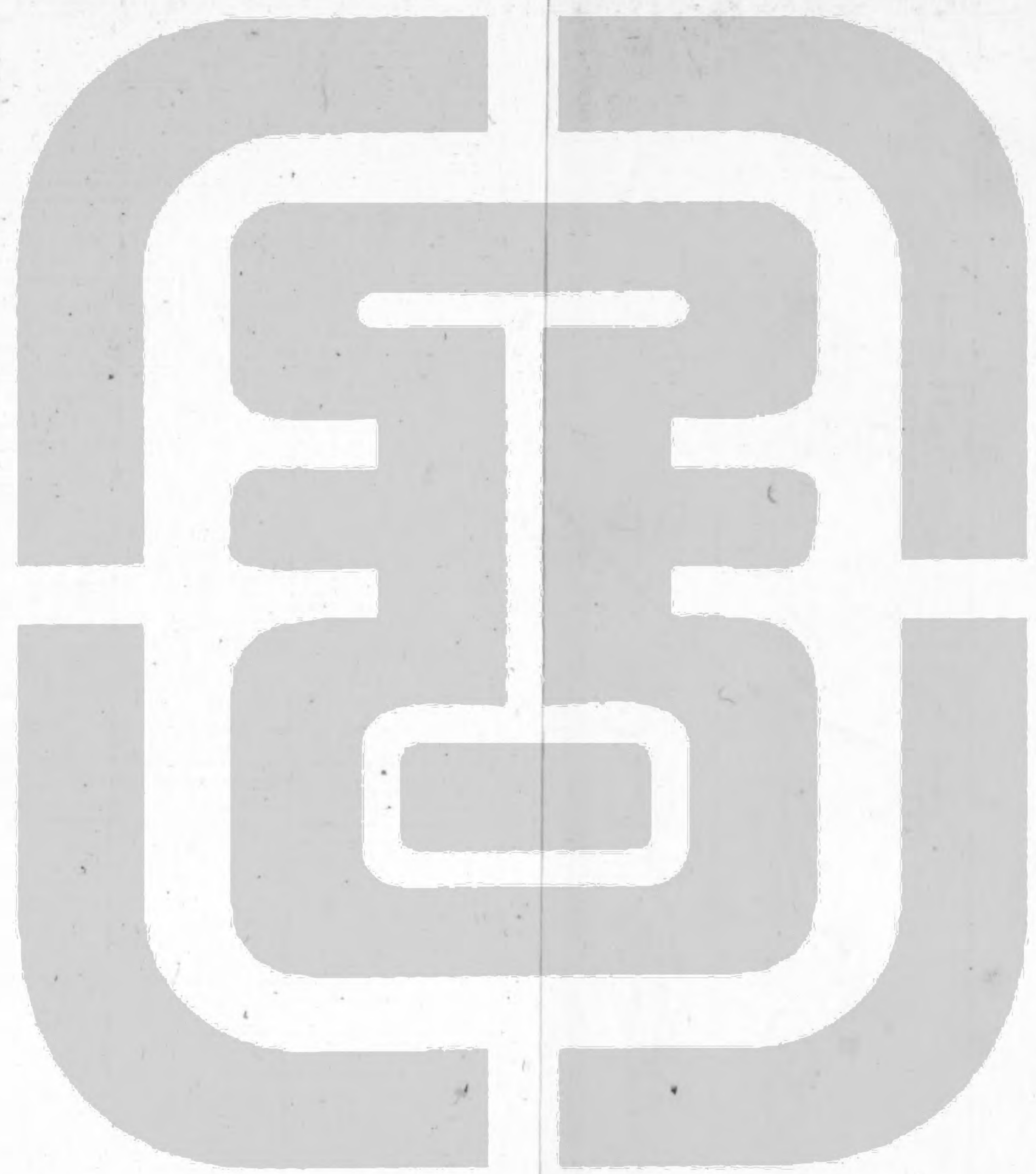
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

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探淵者知
千仞之深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
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
日黯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
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絜陳數而物當

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
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
以所見遁心今亂國不然特吏吏雖衆同體一也夫

海晏書選 卷三 三十四
同體一者相不可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
爲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爲棄惡蓋非而不
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爲隱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
也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
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
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吏之與吏利合而
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爲端也民之
蔽主而不害於蓋賢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損故遺
賢去智治之數也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
取出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物
而逐之名分已定貧盜不取



江表書目選

卷三

九二

五十八

